海東樂府 全

희동박직

Carpentier

海東樂府序

吾東雖曰好學學者所習惟在中國書籍東國之書漫不識其題目故上下數千年善惡興亡之事懵然莫知豈可乎哉是以爲惡之人恣行不顧至有誰見東國通鑑之語余爲此痛逮蒙 恩譴投荒魑魅之與遊魚蝦之爲侶無以自遣只以書籍爲娛偶讀西涯樂府愛其辭旨剴切引事比勸戒明白能使人感發而興起有補於初學爲甚大間閱東史就其中可以資詠鑑戒者除出若干條作爲歌詩名曰海東樂府以教兒輩雖不敢自附於作者聊以志纂述之梗

云爾

皇明紀元萬曆丁巳杪秋下澣休翁序

休翁 沈應教光世青陽君
巽菴 義謚子

海東樂府

借地恨　此真可爲百世之恨

殷亡箕子率中國遺民五千餘人東来立國于朝鮮至四十代孫準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東渡浿水求居西界爲藩屛準信之封之百里令守西鄙滿誘致稍衆乃遣人詐告準曰漢兵十道来攻欲入宿衛遂襲準準戰不勝浮海南奔立國於馬韓其故地遂爲滿有其後高句麗東明王子溫祚不容於本國與十臣南来求可居之地馬韓王割東北百里之地畀之是爲

百濟温祚二十七年謂諸将曰馬韓漸弱上下
離心勢不能久倘為他有悔不可及不如先人
取之陽為出獵潛師襲之遂幷其國箕子之後
遂絶不祀

殷墟麥已秀海東敷八條禮讓以為俗傳祚千年遙
裔地亡人適樂國東明王子竄来托君王不爈二主
容錫之土田為附庸古来養虎多自患逼逐幷吞翻
在眼前借衛後借濟仁賢之後竟陵替遺恨當年費虛
恵

金櫝引　其事有無雖不可知足見我國上世人

心之淳古也

新羅脫解王夜聞金城西始林間有鷄聲遅明遣人視之有金色小櫝掛樹梢鷄鳴於下還以告王取櫝開之有小男兒在其中姿貌奇偉王喜謂左右曰此豈非天祚我以胤乎名曰閼智地曰鷄林閼智七世孫味鄒遂有羅國凡三十七王脫解王亦是波那國人浮海而來解櫝而出南海王聞其賢妻以女遂至王駕洛國初無君長聚居山野一日脩禊適見龜旨峯上紫纓垂下金合開視有六金卵不日皆化為男推立

始生者爲首露王都金海其餘五人各王五伽
倻首露王妃許氏乃南天竺國王女渡海而至
緋帆茜旋來泊主浦王迎入𨵼立爲后後生九
子今二人從其姓今之金海金氏許氏皆其子
孫至今先世之事傳以爲寶云 在龜旨峯金海

金城
城西白鷄鳴羅王宮中眠不成樹梢金櫝方琢
下中有小兒何爲者羅朝好奇多神異三姓相傳從
此始貽謀既失爭欲售不獨黃呂啓來後君不聞龜
旨峯頭紫纓垂茜帆載得君王妃至今子孫傳爲寶
斯言可信還可疑畢竟鴻荒時事誰能知

再請妻　流芳遺臭

百濟盖婁王聞都彌妻之美名都彌語曰婦人之德貞潔爲先然在幽闇無人之地誘以巧言能不動心者鮮矣對曰人情不可測若臣之妻雖死不易者也王留都彌使近臣詐爲王抵其家語妻曰已與都彌愽賭而勝汝當從命云仍欲私之妻請更衣註飾一婢子薦之王後知見欺大怒誣都彌以羅矐其兩目置小船泛之河更引其妻欲亂之妻曰今則良人已逝妾自不能自保敢爲王辭但今有月事請竢他日王從

之妻逃之江口忽遇行舡至泊泉島其夫在此遂同奔高勾麗

前請篩婢子後請有月事但恕今日欺不念後日蚩

平生不二心耿耿留至今

鷄林臣　其心則誠忠矣訥祗弑君自立無乃非其時乎

新羅訥祗王有二弟一曰卜好二曰未斯欣俱出質於高勾麗及倭國王即位思之求得辯士往說之聞歃良州干朴堤上勇而謀可以濟事召問曰吾二弟久質倭麗何術以生還堤上曰

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臣雖無狀請行遂聘
高勾麗說其王與卜好同歸王語堤上曰我念
二弟如左右手今只得一臂奈何堤上曰臣雖
駑才既以身許國有何敢辭然高勾麗大國其
王亦賢臣得以一言悟之若於倭當以謀紿不
可以口舌諭遂入倭國若叛者然日與未斯欣
乘舡遊玩倭人不疑堤上勸未斯欣潛還答曰
豈忍捨君而獨還堤上曰若能救公之命慰王
之情則足矣安敢愛生未斯欣泣辭遁還堤上
獨寢舟中倭人詷知縛堤上追之不及倭主怒

囚堤上鞠之曰汝何竊遣未斯欣耶堤上曰臣
是鷄林之臣欲成吾君之志爾倭主怒曰今汝
既爲我臣而稱鷄林之臣則必具五刑若稱倭
國之臣則必賞以重祿堤上曰寧爲鷄林之犬
豘不爲倭國之臣子寧受鷄林之箠楚不受倭
國之爵祿倭主怒剝堤上脚刈蒹葭趍其上尙
曰汝何國臣曰鷄林之臣又使立於熱鐵上問
之對如前倭主知不可屈燒殺之
汝何人鷄林臣來何意王务事主憂臣當辱主辱臣
當死白刃亦可蹈湯鑊亦不避王心載悅臣已矣

三事知 一女小慧適足為他日基禍之地矣
新羅真平王薨國人以長女德曼寬仁明敏立
為主是為善德女主初唐帝賜壯丹花圖幷花
子真平王以示德曼對曰此花必無香氣王笑
曰爾何知之對曰此花絶艷而畫無蜂蝶必是
無香種其子果然及立為主一日宮西玉門池
蝦蟇大集王謂左右蝦蟇怒目兵士之相吾聞
西南邊谷有名玉門者意有隣兵至其谷乎命
將搜之果百濟甲騎五百至其谷掩殺之又能
預言死日及薨國人又立從妹勝曼是為真德

女主其後國人循故事又立真聖女主淫泆失
政遂亡其國
蛙鳴鳴必有賊花無蝶相調謔死固有預知難合三
如斯新羅代女治國牝鷄晨家之索昧大義貴小慧
善德後真德継紐故常罔知覺所以真聖主終焉椓
國脉

城上拜　英雄豪傑曠世一有而姓名不傳可惜
也哉

唐太宗伐高句麗大破高延壽惠真軍十五萬
衆於安市城下仍攻其城城主堅守不下凡五

十餘日帝班師城主拜辭於城上帝嘉其固守
賜絹二百疋牧隱貞觀吟玄花新逢白羽箭謗
傳太宗攻安市城矢中目云而中國史諱不直
書固宜三國史亦不載未知牧老何從得此言
也

孤城月暈五十日大唐天子親臨戰草枯遼左難久
留玄花新逢白羽箭將軍介冑七尺身城上拜辭屬
車塵久抗天威罪當誅賜絹特勵爲人臣姓名恨不
傳千春所以吾東善戰善守名中國賴有此及薩水

乙支文德敗隋兵於薩水高勾麗朴犀守龜州
蒙兵來攻固守三年終不下蒙將嘆其善守

黃昌郎

新羅人其父死於百濟黃昌年十餘學劒舞舞
於百濟市王聞而見之遂刺王與之同死至今慶
州傳習此舞

十餘學劒舞觀者傾一市兒心豈無以報仇輕一死
回首笑古人舞傷真豎子

烏銜書 可為千古倭佛人主之戒

新羅炤智王十年正月十五日幸天泉寺有烏

術書来鳴得其書書外面云開見二人死不見
一人死王曰與其二人死孰若一人死日官奏
云一人者王也王開視之書曰射琴匣王入宮
射之果有人乃內殿焚修僧與王妃潛通者也
妃與僧皆伏誅自是國俗每歲是日以糯飯祭
烏至今猶存云

莫黑匪烏烏之悪胡爲術書向金屋一死二死開来
開誰料琴匣藏禍胎君王酷好無君敎內宮深處焚
修閙羸得眼前見竒効後王猶且不知戒尚有燒柜
寺然後快羅朝所爲誠可惜

新羅宗佛文武王以下燒奚者頗多
知己死　烈士此事何代無之
新羅真德女主時百濟義慈王使義直來侵進
攻茂山等城羅主遣金庾信率師禦之濟兵鋭
甚庾信苦戰力竭顧謂丕寧子曰歳寒然後知
松栢之後凋今日事急矣非子誰能奮勵出奇
以激衆心乎丕寧子曰今於稠人之中獨屬我
可謂知己當以死報之出語奴合節曰今日當
上為國家下為知己死之子舉真幼有壯志必
欲與我俱死若父子併命家人疇依若與舉真

好收吾骨歸慰母心即橫槊突陣格殺數人而
死舉真欲赴鬪同死合鄧控轡止之曰大人有
遺命負父命棄母慈可謂孝乎舉真曰見父死
而偷生得為孝乎劒合鄧臂突陣而死合鄧曰
所天崩矣亦交鋒死三軍感激齊進所向摧陷
義真僅以身免庾信撫三屍哭甚痛羅主哀之
恩賞甚渥

三軍若戰力已竭國事安危在一決士為知己死無
辭不然安用丈夫為丁寧一語付儻夫歸奉卽君事
生義氣所激誰能禁子死於孝奴死主流芳千々

古嗚呼遺君後親更何人有不聞者宜書紳

錦君夢

新羅太宗王妃文明王后金氏庾信之妹也初其姊寶姬夢登西兄山頂坐旋流遍國內覺與文明言之文明戲曰願買兄夢因與錦裙為直後武烈與庾信蹴鞠故踐武烈衣紐落之庾信曰吾家幸近請往綴之因與俱往置酒從容喚寶姬來綴寶姬辭曰豈可輕近貴公子乎文明乃進綴美而艷武烈悅之仍請婚遂生六男長即文武王

昨夜姊有夢今朝姊始言姊謂夢無用妹何換錦裙
錦裙縈吉夢圓姊無福妹有緣身國母子王貴嗟夢
直錦裙絲

落花巖 適偶然當時宮女豈無熒惑義慈以誤
國事者乎

唐高宗遣蘇定方將兵三十萬伐百濟新羅亦
出兵應之進圍都城王與太子孝夜遁保熊津
城王宮諸姬走大王浦巖石上墮水死後人名
其巖落花巖云諺傳定方攻都城輒風雨晦冥
術者謂江龍護國所致定方以白馬為餌釣出

至今岩石上龍迹宛然尚存
落花巖截然屹立高幾尋君王長日此遊衍綠鬟紅顏花滿眼誰知樂極生哀怨運去神龍亦不保城門不守旌旗倒蒼黃時事春夢亂玉碎珠沉俱草草江妃啼水仙泣山河不改乾坤老千年寃魂散紅白春來依舊傷心色君不見鮑石出遊卒遇賊辱生節死同止國

龍齒湯　祿真之言乃是我國確論
新羅昭聖王十二年上大等忠恭坐政事堂注擬內外官請托坌至忠恭莫能擧措感疾而退

名醫診之曰病在心臟須服龍齒湯執事侍郎
祿真請見曰伏聞氣體不調淂非早朝晩罷蒙
犯霧露傷榮衞之和耶忠恭曰未也祿真曰然
則不須砭石可一言理之忠恭曰可得聞乎祿
真曰彼梓人之作室也材大者為楹柱小者為
椽榱偃者植者各安所施然後大厦成焉宰相
之為政也亦然皆淂其人然後王政成焉今則
不然循私而滅公為人而擇官愛之雖不才必
進憎之雖有能必斥取舍勞其心是非亂其志
不獨害於國為之者亦病矣若其當官清白滋

事恪恭杜貨賂之門絶請托之路如衡如繩不可枉以輕重曲直則國家和平身亦不勞何必區々於服餌乎忠恭悅即朝於王仍爲陳之太子入賀曰君明臣直此國家之美事也

龍齒湯能愈身上疾不治心上痛藥石言能除心上疾不諧世上用世有此人還此言時無今古病無彼此三復擊節嘆至論安得更生此輩奮髯吐雄辯持以告時宰轉以達吾君悅而不繹亦已焉

草衣人　此王子名字亦不傳是何爲善者之不幸也

新羅敬順王時疆宇日蹙不能自保議降於高麗王子諫曰當與忠臣義士同死社稷可也奈何以千年社稷輕與人乎王不聽王子棄妻子徑入金剛山緝草為衣以終其身

草衣人獨在深山裡問伊誰乃是羅王子宗國昔傾覆慷慨陳大策父王不見聽慟哭遁林壑草葉緝為衣岩阿倚為屋了此百年身邈爾與世隔山中羅日月山外麗天地一言扶世教千秋立人紀凛焉秋霜烈颯焉清風起漢家壯地王與君兩人耳

崔進士 孤雲高舉物外乃獲從祀萬古一人耳

致遠字孤雲十二隨商舶入唐一舉登進士第
為高駢從事為格黃巢之見地中之鬼已議陰
誅之句不覺下床由此名聞天下二十八奉使
東還時新羅女主政亂自以壯學多有所得而
不容於時屢倅外郡無復仕進與母兄僧賢俊
逍遙物外後遂携家隱伽倻山世莫知所終初
麗祖未貴致遠知其受命遂上書有鷄林黃葉
鵠嶺青松之語後人名其居為上書庄

十二别鷄林二十遷鸎谷觀光早破荒入幕曾草檄
世路少知音衣錦還故鄉松青葉黃時高卧上書庄

壯學無所用物外從赤松萬疊伽倻山千古秘靈蹤
咳唾留人間英風如昨日學宮儼從祀益見公明哲
種穄田　道詵事誠奇而此偏信則非為國之道
矣
高麗世祖初居松嶽摩訶岬道詵來見曰種穄
之田何以種麻言訖而去世祖倒屣追之及見
如舊識遂與登鵠嶺究山水之脉上觀天文下
察時數曰此地明堂君又水命宜從水數作宇
時明年必生聖子宜名曰王建因作實封題其
外云謹奉書百拜獻書于　來統合三韓之主

大原君子足下云世祖從其言築室以居是月有娠生太祖俗謂延慶宮基為老鼠下田形云其後子孫世神其術至仁宗時妙清白壽翰等以妖術惑上請築西京太花闕以麻繩作法謂之太一玉帳步法乃道詵所傳云竟作亂據平壤興師三年僅能平之

老鼠下田住蘇岬異氣多我欲種其穄誰使種爾麻五百年來王者居神僧茲記識不差子孫傳受護其術紛々奇事何其多太一玉帳法竟畢亂一方所以吾聖學不語常（方言箕子王訛穄字之解種穄蓋曰種王之地云爾）

槖駞橋 事雖近正禍流于後

高麗太祖二十五年契丹遣使遺槖五十疋王

以契丹嘗與渤海連和忽生疑貳背盟殄滅此

甚無道不足若知如此不如不城〻郭摧折聲

如疾雷街童巷婦皆為之悲泣蒙使聞外城不

壞曰外城猶在可謂誠服乎即令都房又壞外

城初設仁都外城沿江環築浦漵植木上置樓

寨高崖設鋪以為屯營上作城廊可以走馬表

裡究固周遭幾數百里至今遺址尚存蒙將初

攻江都還告主曰江狹積甲可渡云故仍名甲

串江

誰謂城可築立役民搰〻誰謂城可保畢竟勞毀撤麗代昔被兵八避海島中積甲江擬越築城防其衝立國不自强還撤不旋踵始也麗兵抗終焉麗命用廊摧聲如雷城塌夷爲地當年周佗〻繞能認遺址民勞迄可今可哀亦可憐怨氣感傷和怨聲上徹天築城尚可撤不可無使後人怨則邪開剏歟　非其心也勢不得已可歎

元宗爲世子朝蒙古時憲宗皇帝南征駐蹕釣魚山世子自燕赴行在適

十一月一遵祖訓行勿失五百餘年蒙佛力國安民
豊綿寶曆妖夢一惑出僧王辛旽僧王是何求福反殃
始謂斯道誠可尊終爲其禍難俱論吾聞三代主賢
聖莫不祈天能永命此時無佛亦長久俗躋熈皥域
仁壽高麗所以爲高麗未免治道雜於夷無足觀眞
可嗤

避姓行　可醜可醜無乃誤計乎

麗祖狃於土俗以子聘女諱稱外姓其子孫視
爲家法而不之恠惜哉大抵麗朝后妃多是宗
姓或曰欲杜外戚之弊爲之云愚嘗觀王弇州

說部記此事末曰未之今亦行之否也可羞也
已
同姓不相娶萬古明人倫至親尚不避禽獸乃非人
新羅古唐有叔氏（羅娶同姓諱稱叔氏）麗祖相傳爲古事公然
以女嫁其男不夷狄風那有此聞道當初亦有意欲
防外戚立此計資議義方覺納女異姓何曾不擅勢
一妹爲后配三主身姓徒勞諱皇甫中國簡冊看可
醜
用南人　得失可見
麗祖祖訓第八曰車峴以南公州江外山形地

勢並超背逆人心亦然彼下州郡人叅與朝廷
與王侯國戚婚姻得秉國政則或變亂國家或
銜統合之怨犯蹕生亂矣權亂政雖其良民不
宜在位用事云而其後南人多仕麗朝爲名公
鉅卿勲業著稱者

車嶺南山水背走人心豈有歸服理必懷統三爲一
怨勿用南人敗我事麗祖訓戒有此語子孫遵守期
勿改南人相繼立麗代末以此招禍敗我國山川
白頭祖聖祖降生有土字　然擯斥不收用使彼之
哀恨怒得無　来敗後悔麗用南我棄地得與失

[illegible]識

置先軍　顧爲令猷

定宗二年以契丹將侵遼軍三十萬號先軍置

先軍司

大遼謀攻我我亦有以待彼衆雖牛毛我師亦辨對
誰道吾東兵力弱三十萬人容肅肅虜主親征多損
傷遜寧再來終大衂先爲不可勝實我戒戒作收效
在目前國勢如盤石百姓皆兵豈無人今誰謀國置
先軍先軍若置豈憂虜誰將此意聞吾君

雙學士　文風　始可貴流弊則千萬世矣

雙冀後周人仕周爲武勝軍節度巡官試大理
評事光宗七年從冊封使薛文遇出來以病留
及愈引對稱旨光宗愛其才表請爲僚屬遂擢
用驟遷至翰林學士未逾歲授以文柄始建議
設科遂知貢擧以詩賦頌策取進士自後屢典
貢擧奬勸後學文風始興
雙學士何如人中國儒髙麗臣不有遺逢寧有此科
擧之設實倡始文風雖興長浮誇小中華徒虛華
聲容漸盛武備衰流弊到今無奈何恨不當初倡正
名不見人才得失不繫此花郎取士亦爲國 新羅無科

宿
取人

捨宅請　有激之言然若比今時則天淵矣

光宗厚待投化漢人擇取臣僚第宅及女與之

一日大臣徐弼奏曰臣居第稍寬願以献焉光

宗問其故對曰今投化漢人擇官而仕擇屋而

處世臣故家反多失所臣愚誠爲子孫計宰相

居第非其有也及臣之存請取之臣以祿俸之

餘更營小第庶無後悔光宗怒然卒感悟不復

奪臣僚第宅

慕華得華人擇官仍擇屋臣願捨臣宅宅大屋不得

罷時立賢雖無方使至於此誠殊常我朝一切不用容其如事理恐過當聖帝明王若處是雖不為彼亦不此惟其得中而已矣胡可使越可使不獨中國之来士

古長城　古人勤勞如此今人將舉天塹而棄之可惜

德宗二年命平章事柳韶創置北境關防起自西海濱古國內城鴨綠江入海處跨威遠興化靜州寧海寧德寧朔雲州安水清塞平虜寧遠定戎孟州等十三城抵耀德靜邊和州等三城

東傳于海之都連浦延袤千餘里以石爲城高
厚各二十五尺
古長城基尚在尾都連首國內二十五尺高一千三
百里築此防胡虜勞苦亦云至我朝據天塹重關仍
複嶺地理倍古勝如何猶不覺苟能守其要虜豈敢
窺境
清平山　世寧有紈綺中出斯人乎
李資玄字真精中書令子淵之孫侍中顗之子顗
三妹皆配文宗家世貴顯資玄容貌魁偉性聰
敏登第爲大樂署丞忽棄官入春州清平山葺

文殊院居之蔬食布衣以禪道自樂睿宗遣内臣賜茶香金帛累詔徵之資玄曰臣始出都門誓不復踐京華不敢奉詔遂上表曰以雋養雋庶無鍾鼓之憂觀魚知魚俾遂江湖之性王韋南缶名之未幾還山常於洞中幽絶處作息庵團圓如鵠卵只得盤兩膝默坐其中或數月不出卒謚真樂

鵠卵何團圓容膝易為安都門何喧喧一出誓不還節彼清平山高高不可攀

明廷沉（湖名在京城外十里許松蓋永名朝士之死所也）今古一體其可

不善待此輩乎傷哉傷哉
毅宗即位好遊衍築臺館園池無歲無之日與
金敦中林宗植李復基韓賴等諸文士酣宴唱
和樂而忘返二十一年闢城東沙川龍淵寺南
有石壁數仞削立臨川曰虎巖流水停滀樹木
蓊蔚命內侍李唐柱等構亭其側名曰延福竒
花異木列植四隅以水淺不可舟築堤為湖人
甚苦之二十四年自延福亭將幸普濟寺駕近
普賢院鄭仲夫李高李義方等作亂盡殺扈從
諸臣及在京文臣初仲夫為牽龍除夕儺禮王

臨視交躍為樂內侍金敦中以燭燃仲夫鬚仲
夫辱之敦中父富軾怒白王欲拷仲夫仲夫逃
免由是慊之時王荒淫不恤政事遊幸無度每
至佳境與諸學士唱和未已諸將疲困憤惋始
有不軌之心加以宗植賴等怙寵傲物蔑視武
弁衆怒益甚是年王幸和平齋又與近侍文臣
觴詠將士飢甚仲夫曰文臣得意醉飽武臣皆
飢困是可忍乎遂搆亂謀後王自延福亭將幸
普賢院至五門前召侍臣行酒酒酣顧左右曰
壯哉此地可以肄兵命武臣為手搏戲蓋知武

臣觖望欲因以厚賜慰之也賴恐武臣見罷遂懷猜忌大將軍李紹膺雖武人力羸不勝而走遽前批其頰王與群臣撫掌大笑諸將皆失色仲夫厲聲曰紹膺三品官何辱之甚王執手慰解之駕入院門羣臣將退高等 殺宗植復基賴匿御床高拔刀脅出即殺之大小臣僚皆遇害積屍如山盡投湖中使人呼於路曰凡戴文冠者殺無遺種卒伍蜂起搜殺無遺放王於巨濟尋遇弒初鄭襲明以潛邸師傅及王即位多切諫以嚴見憚遂仰藥而死王嘗遊幸酣樂曰

襲明若在吾豈至此乎
毅王好文事遊宴墨客詞臣相狎欵延福亭前築儲
水晝御龍舟夜未返君王一動從扈多醉飽者誰飢
者怨手搏見辱燃燭鬚鋒刃奮起真斯須文官殺死
武官呼積屍如葦況前湖王身國事從此休襲明若
在有是不由来留連多亹國況此親兵懷憤毒君臣
酣不知憂畢竟奇禍生肘腋至今過者心神死當時
景象知何似數頃湖水色淨淥千秋寃血猶凝碧言
之於邑豈終極
貞人死　世道至此無乃天亦從人稱謂乎

高宗六年崔忠獻死是月月犯熒惑日官奏貴人死忠獻聞之名集樂工數十奏樂竟日至夜三更樂未闋忠獻果死百官縞素會葬秘器羽葆鼓吹旗常擬於王者忠獻始誅李義旼而起代執國柄殺戮文官連廢二主窮兇極惡人無敢忤之者身死之後子孫四代連執國命

朱門奏樂喧老賊死牖下國家失常刑哀榮等王者皇天垂象示咎徵逆魁便當貴人應此理莫曉將何憑麗朝上下五百年悍臣相繼執國命懲前毖後終莫改無乃天定人難勝嗟乎男子山可鑿至今存後

王都松京韋勿忽此言。子男山在松都城中術者謂以此山之故權臣世出云

撤城怨 弱國不能自立每〻如此

高宗十九年避蒙兵移都江華二十年築外城八保凡二十五年蒙兵連歲来侵列邑盡破勢不能支不得已議降蒙主曰汝國出陸乃罷兵遣使者周者等諭以壞城始壞江都内城蒙使督役甚急諸領兵不堪其苦曰遠結爲隣遂絶交聘流其使三十人于海島繫槖駝萬夫橋下皆餓死

五十首橋下皆餓死契丹滅渤海于我誠何事

屢被兵基禍實在此石梁平侹侹遺迹宛可記

八關會 可為後日之殷鑑

麗祖祖訓第六曰朕所至願在於燃燈八關燃
燈所以事佛八關所以事天靈及五岳名山大
川龍神也後世奸臣建白加減者切宜禁止君
臣同樂敬依行之初太祖元年十一月有司言
每歲仲冬大設八關會以祈福乞遵其制從之
遂於毬庭置輪燈一座列香爐於四旁又結二
綵棚各高五丈餘呈百戲歌舞於前其四仙樂
府龍鳳象馬車船皆新羅故事百官袍笏行禮

觀者傾都王御威鳳樓觀之歲以爲常至於麗

亡

毬庭結棚呈百戲百官袍笏肅將事八關大會斯爲

盛麗祖開國首崇敬歲々仲冬

憲宗晏駕時皇帝忽必烈在襄陽世子遂南轅

及於梁楚之郊軟角烏紗幞頭廣袖紫羅袍犀

帶象笏奉幣迎謁道左周旋可則羣僚以品服

排班于後皇帝驚喜曰高麗萬里之國自唐太

宗親征而不能服今其世子自來歸我此天意

也大加褒奬適本國高宗薨告江淮宣撫使

之良弼曰高麗雖名小國依阻山海國家用兵
數十年　未臣附前歲世子倎來朝適鑾輿西
征留滯者二年供帳疏薄無以懷輯一朝得歸
將不復來宜厚館穀待以藩王之禮今聞其父
已死誠能立倎為王遣送還國必感恩戴德願
修臣職不勞一卒而得一國也皇弟從之是為
元宗自後歸服蒙古又遣世子諶入朝帝遣斷
事官不花護世子還國國人見世子辮髮胡服
皆歎息至有泣下者蒙古俗剃頂至額方其形
留髮其中世已聞剃而國人則未也後漸為之

印公秀勸元宗効元服色元宗曰吾未忍遽變
祖宗之法我死之後卿等自為之
達靼兵威震夷夏少有嬰鋒無免者依山阻海竟何
救生靈盡斃鋒鏑下麗朝力屈始議降玉帛萬里朝
大邦世子親將奉天王衣冠濟濟迎路傍謀臣獻策
厚館穀從此三韓自歸服尚主至結舅甥親變俗漸
將夷其人辮髮歸國仍開剃耆老見之皆流涕汝身
尚可吾不可王心未忍今廢禮後來未免舉國從百
年胡服行吾東我願君王勤修德莫以千里為人後
人叛　此可為後世至戒

[illegible]崔瑀專國以國中多盜聚勇士每夜巡行禁暴因名夜別抄又盜起諸道分遣捕之其軍遂衆因分為左右又以國人自蒙古逃還者為一部號神義軍是為三別抄權臣執柄以為爪牙厚其俸祿或施私惠又籍罪人之財而給之故權臣頤指氣使爭先效力金俊之誅崔竩林衍之誅金俊宋松禮之誅惟茂皆籍其力及王復都舊京三別抄懷疑貳遣使罷之取其名籍三別抄恐以名籍聞於上國益有叛心將軍裴仲孫盧永禧等作亂使人呼之曰狄兵大至殺戮

人民欲輔國者皆會毬庭須史國人大會别抄
禁人出入巡江大呼曰凡在舟不下者悉斬之
聞者皆惧而下或欲發舡賊乘小艇追射之皆
不敢動城中人驚駭散匿林藪婦女童稚哭聲
滿城乃發庫兵分給軍卒賊度江華不可守乃
聚舡艦悉載公私財貨及子女南下舳艫相接
無慮千餘艘時百官咸出迎　而其妻孥皆為
賊掠哭聲振動天地賊初據珍島後入耽羅元
宗命金方慶兼請蒙兵與蒙將忻都阿海等凡
一年始得平賊蒙人子女玉帛為其所有悉自

[illegible]而歸
悍臣專國家兵盛強寇壓境勢不覺八海幾年還出
陸前者避狄後歸命殲魁莫使反側安已亂可平將
亂難別抄免徒分至三養虎寧不自遣患君王近詔
返舊京百官濟濟皆從行一朝倡亂據留都子女玉
帛空滿城樓舡千艘下南極席捲公私不遺力蒼黃
聞變無奈何原野徒轟震天笑竟借胡兵掃免醜妻
孥何曾為我有君莫說當時事至今思之猶塞氣我
謂幾者動之微識者深憂無不至
萬巻堂 讀書何用

忠宣王以前王入宿衛子　值成宗皇帝崩興
皇姪及右丞相答剌罕等定策迎立武宗皇帝
遂封瀋陽王貴寵用事開萬卷堂於燕邸以李
齊賢充府中迎致文儒姚燧閻復趙孟頫虞集
等與之從遊以考究書史自娛時忠烈王淑昌
院主金氏文衍之妹忠烈薨王自元奔喪到文
衍家與院主相對移時人頗疑之仍蒸焉監察
糾正禹倬白衣持斧上書極諫王有慙色未久
進封為淑妃
贊定大計萬卷堂燕京邸閻姚虞趙皆名儒

之門何濟〻文彩風流盛於斯聰明稽古稱當
時講學所以明人倫淑昌院主胡爲妃聖經賢傳空
爾爲萬卷雖多無所用於詩只取墻有茨
阿也麻　雖無此謠其能免乎
忠惠王淫縱無道慶華公主元女忠肅王之妃
也一日公主邀宴酒罷佯醉不出暮入卧內公
主驚起使人扶之使不得動且掩其口遂蒸焉
公主恥之欲還于元且佀畏吾兒書通其事王
遮路禁之不得元杔以告庙頒赦遣使偕本國
宦者高龍普来王率百官朝服聽詔于征東省

元使蹴王縛之王急呼高院使龍普叱之拔刃執侍從羣小百官皆走避匿即挾王載一馬馳去帝以檻車流揭陽縣諭曰爾王禎為人上而剥民已甚雖以爾血啖天下之狗猶為不足朕不嗜殺是用流爾爾無怨我揭陽去燕京二萬餘里無一人從行王手持衣袱而去傳車疾驅艱楚萬狀薨于岳陽縣初宮中及道路歌曰阿也麻古之那從今去何時來至是人解之曰岳陽亡故之難今日去何時還云（畏吾兒書回鶻書也）

岳陽與去何時還畏吾書遮路截留誠亦難

不食其餘禽犢之行言可辱院使雖呼反見
縛行路難辛自持袱自取之禍何須說阿也麻當時
宮中歌未闋

三帥寃　自古如此忠臣義士所以解體也

恭愍王十一年十一月紅巾賊沙劉關先生潘誠朱元帥等十餘萬衆渡鴨綠江王遣李芳實等柵岊嶺禦之賊以鐵騎攻破柵門我軍大潰王及公主奉太后南奔福州賊陷京城留屯數月殺牛馬張皮為城灌水成氷人不得緣上又屠炙男女或燔孕婦乳為食以恣殘虐王以鄭

世雲為摠兵官督諸將　賊明年正月世雲督
安祐金得培李芳實等二十萬兵進圍京城奮
擊大破之斬賊魁沙劉關先生等十餘萬級遂
平開京初金鏞與鄭世雲俱為王所寵及世雲破
賊恐為王所重乃　旨密諭祐等使圖世雲祐
芳實飲得培帳議之曰今甫平冦賊豈宜自相
剪滅若不獲已執致闕下聽上區處不亦可乎
祐芳實退歸復來言曰討世雲君命也我輩成
功而不奉君命其如後患何得培堅執不可祐
強之使人邀世雲於座擊殺之鏞遂白王曰

[illegible]等擅殺主將是不有殿下也罪不可赦祐凱
還謁行宮使門者抱其首祐辭色不變三指所
佩囊大呼曰幸少緩願至上前獻囊書就戮抱
者更擊殺之遂捕芳實得培并誅之芳實子年
甫十餘遊於市街人爭饋以物曰今我輩獲安
寢食皆三元帥之力也至有泣下者

紅頭賊百萬兵闌入塞垣蹂闌京君王蒼黃奔福州
滿城士女遭屠烹桓桓杖鉞三元帥許國胷中血一
斗長戈一揮二十萬蹴彼堅城如拉朽軍中半夜傳
密旨賊鏞計飩捻兵死真僞未覈遽奉行不過當時

錯料事目以無上加其罪反覆原情寧有是元勳未
酬俱就戮冤氣千年射天紫韓彭葅醢岳飛誅自古
功臣多類此君不見市人爭先哺孤兒魂若有知魂不悲
阿只問 難易言

麗史言禑小字牟尼奴辛旽婢妾般若之出也
恭愍王常憂無嗣一日微行至旽家旽指其兒
曰願殿下爲養子立後王睨而笑不答然心許
之及旽流水原王語近臣曰予嘗至旽家幸其
婢生子無令驚動善保護之旽既誅王召牟尼
納于明德太后殿謂侍中李仁任曰元子在

無憂矣因言有美婦在旽家尙其宜子遂幸
之乃有此兒欲以爲嗣遂名禑封爲江寧府院
大君冒稱故宮人韓氏出追贈韓氏三代遂嗣
爲王般若嘗夜潛入太后宮啼號曰我實生主
上何毋韓氏耶太后黙之仁任下般若獄臺諫
巡衛府雜治之竟投于臨津初恭愍王嘗謂代
言林樸曰汝知阿只事矣盖樸出入旽家最故
故也及旽被誅遣林樸數其罪焚誓書旽初聞
樸來喜曰王必名我矣阿只思我矣盖自謂有保
護之功也 阿只方言小兒之稱

問阿只、誰氏子、林代言、知阿只、逆旽臨死言、阿只思

我矣、阿只竟亡國、姓辛傳後史、問阿只、誰氏子、

攻遼誤

崔瑩雖免誤國之罪於千萬世之下矣

麗朝自元宗事元忠烈王遂尚主結舅甥之好幾百餘年忠宣王以下皆元外孫也代有其國

大明初興恭愍王雖以義主事之一時議論多以不可輕絶北元為言鄭道傳朴尚衷等諸人主事明李仁任池奫等諸人主事元互相詆斥至有被罪者及崔瑩當國　天朝適有鐵嶺立之擧遂倡事元之議決計攻遼竟至易命愚

聞諸秘史於先正當時我 太祖功名日盛
且有李氏當王之說瑩實忌之而無辭加罪因
使攻遼使得罪於上國因以除之遂生此計云
此實大誤安有空國授之以兵欲危人以自安
而不反中其禍者乎豈但一身不保而已乎無
乃耄而昏乎

百年舅甥好天下義宗主玄陵審輕重大計定捨取
鐵嶺置衛識細事新造大國為何似白髮侍中老益
戇焉敢容易生他意聞道當初亦有以畢竟錯料誤
大事他事可誤此不可既誤之後定難救麗祚告終

殆天數

風色惡 天時人事可知文忠忠則忠矣非真儒

以道徇身者也

麗末圃隱鄭文忠公以真儒王佐才出為世用最

為 聖祖所知屢辟幕下回軍之後同升為相

文忠與金震陽諸公忘身徇國欲扶社稷時

聖祖功業日盛羣下歸心勢難終於北面文忠

協謀傾之 太宗嘗告 太祖曰鄭夢周豈負

我家 太祖曰我遭橫讒夢周以死明我若係

國家有不可知及文忠心迹倡著 太宗說

請之作歌侑酒曰此亦何如彼亦何如城隍
堂後垣頽落亦何如我輩若此為不死亦何如
文忠遂作歌送酒曰此身死了死了一百番更
死了白骨為塵土魂魄有也無向主一片丹心
寧有改理也歟 太宗知其不變遂議除之文
忠一日尚病於 太祖邸仍察氣色歸路過故
酒徒家主人出外階花盛開遂徑入呼酒 於
花間曰今日風色甚悪甚悪連嚼數大椀而出
其家人恠之俄聞鄭侍中遇害矣文忠之自太
祖邸歸也有櫜鞬武夫衝其前導而過變色顧

謂隨行祿事曰汝可落後答曰小人從大監何
可他往乎再三呵止亦不從丈忠之遇害抱持
同死當時蒼卒無人記其姓名遂不傳於後世
今日風色雖甚惡階上含杯舞亦樂全裝武夫衝馬
過慎莫詰問知能那五百年綱常一身都自任白骨
委塵土未改向主心相公一死分內事彼祿事誰氏
子生從相公生死從相公死君不見 聖朝開國策
勳臣盡是麗時食祿人
還入朝 處事明決若比戀 櫪者霄壤判矣
[illegible]末聾岩金公湊奉使大明及還到江上聞

[illegible]祖受禪即還八朝遣僕雙履於家人曰以我
還八之日爲忌辰云遂告於　高皇帝請興師
問罪　帝曰帝王之興自有天數難容人力問
曰爾在本國何官對曰禮曹判書遂給尚書祿
終身居於荊楚之間生二女壬辰天兵之來有
許遊擊者自稱外孫云同時王乃宗姓以才顯
仕至八道都觀察使亦奉使上國革命後還來
竟與王氏同族

去時辭舊主含命朝帝闕來時閙新主此江不可越
手持高麗節口食天朝祿有是首陽岳無飢也非悪

吁嗟乎王相國

入山哭　噫若遭遷代之際誰不逢此

麗末牧隱李公二子種學種德皆登第貴顯革命後不二其心皆以杖殞牧隱退居驪州之村墅一日門生來謁公携之引入深谷門生莫知其故及至人迹所不到處放聲終日痛哭始與俱出曰今日稍豁吾胷云盖傷二子之死也

無聲煩我心有聲落人耳兩思無一可不如走入深山裡擧聲終日哭父子之情豈終極腸寸斷眼長枯見此事無

陶隱麗末嘗有詩曰松軒當國我流離夢裡何曾有此事松軒 太祖軒號 太祖最與親切平日多被薦引故云

壽畫坊 處身不以道欲徼常福難矣

鄭道傳嘗仕麗朝貴顯及麗運告窮知天命之有在遂附 聖祖化家為國謀畫居多為開國元功 太祖以孽欲立芳碩為嗣道傳順旨奉行元来我朝創業 太宗之力與唐宗二宗相似地崇勢逼羣下疑之家人勸道傳改圖答曰我既貟王氏今又為此人謂我何遂不從及定

社兵起 太宗率騎親臨執道傳出跪於馬首
道傳曰小臣指使可知不敢有他意願乞命宮
奴者竹自後叱曰口亦肉多言以利刀刺其
項死於街上初 太祖定鼎漢京宮闕城門坊
里橋梁名號皆道傳所撰作第於兩闕之間曰
吾富貴已極願壽命極盡遂名所居坊曰壽坊
坊未幾遇害人以為言讖云

壽盡坊開甲第相公一時官濟濟富貴功名稱吾意
但願百年長保此壽盡名坊良有以壽盡坊連壮闕
騎紛如雪禍機之來真一髮小臣指事定可

從前弔反覆匆多言口亦肉言猶未已頸血
注壽畫坊屍橫路

剃髮主

慶善公主乃　太祖之女與芳蕃芳碩俱出於
神德王后下嫁興安君李濟芳碩之難興安亦
死　太祖親臨剃髮泫然流涕

娘子失所天子然在青年不如事法王了此一大緣
世上父子情帝王同凡賤自古托生人天家多不顧

白衣來　麗末一人而惜其書之不傳

元天錫原州人麗末不仕隱居本州　太宗在

元公号耘谷

潛邸時與之有舊及為上王特命召致天錫以
白衣來謁引入闕內道故若平生歡仍召諸王
子出見尙曰我孫如何天錫指 光廟曰此兒
酷似乃祖且曰嗟須愛兄弟須愛兄弟平生著
書藏之一篋封鎖甚固臨終遺言曰子孫非聖
人愼勿開見其家藏置廟中子及孫時未曾開
鎖至于曾孫一日時祀宗族齊會出言曰先祖
雖有遺言歲月已久必無所嫌今則可以開見
否衆皆曰諾遂開櫃乃是麗末野史多與國史
同既見之後恐難終掩仍以獲罪遂焚之惟

者詩二卷在多詠時事逐題註解辛禑以前
曰國家恭讓王以後則曰國入朝則但曰新國
云矣

白衣來自草萊紫袍生南玉座但見故人恩不見千
乘尊此行竟何事應對唯一言君不見櫝中之書成
灰塵曾謂子孫生聖人當時著述空勞神

寒義郎　最為患者英雄之不見用愚為世憂

世宗即位治化日新制禮作樂賁飾太平文章
節義之士布列於朝若踈跪不羈之人多沉於
下韓忠成公明澮年四十餘猶為忠順衛人無

知者時諸王子競延賓客文人才子盡歸於安
平大君 光廟時爲首陽大君無以加彼忠成
偶仍進謁大被器遇密獻策曰世道有變文人
無用進賜須結武士荅曰何以能之忠成對曰
此最易托以習射大設酒饌逐日徃慕華舘訓
鍊院射帿因饋武士則盡可締結遂用其策數
月之内遍交武士遂靖内難因受内禪每忠成
来謁光廟親引密室終日接語内人每告朝食
輒曰姑徐或至日午羹炙屢寒及即位忠成超
爲相一日引入御内顧謂貞熹王后此是我

[illegible]寒羹郎也
宮門金鎖平朝開、四十忠順曳履來、促坐密語忘飢
渴、街上鼕〻午鼓催、宮娥謂羹煖更寒、主子當將來
朝餐、運策靖內難、翊戴我　聖王、勲業柱天地、竹帛
爛輝光、回首語　內殿、此我寒羹郎、　英廟重養育
摠文人才子、英雄或散逸、國內始多事、早將一官絆
斯人、未必効用能如此、吁嗟乎何莫非天意、佔畢齋銘忠成
孫景琦墓曰忠成公勲業柱天地云云
臨沒嘆　人之將死也善心自萠乃是常理
申文忠公叔舟少與成三問朴彭年諸公齊名

同在玉堂俱受 顯陵托孤之敎 先廟受禪
成朴諸公盡節不二皆被極刑文忠宣力王家
位至上相年五十六卒臨沒喟然曰人生會當
止此而死矣蓋悔心之萌云
世上百年内畢竟了此生生前富貴重死後節義崇
取舍旣已審不必嘆臨終君看青史上萬古多如公
丙午作 心與事違古人亦有如此者
李石亨延安人 英廟朝登三壯元名冠一時
最與成三問朴彭年諸人相切 光廟受禪適
丁内憂服闋即除全羅監司丙子六月二十五

日成三問等獄事起石亨以外任之故不為連
累二十七日巡到益山聞諸人盡死遂題一詩
懸于壁上書曰丙子六月二十七日作詩曰虞時
二女竹秦日大夫松縱有哀榮異寧為冷熱容
其時臺諫啓請鞫問詩意　光廟覽之曰詩人
命意不知所在何必乃爾事遂止先是高麗掌
令徐甄入我朝不仕退居于衿川一日作詩曰
千載神都隔漢陽忠良濟〻佐明王統三為一
功安在深恨前朝業不長臺諫亦請鞫　英廟
荅曰徐甄不仕本朝元無可問之事李氏宗社

豈能傳之萬年有臣如此亦可嘉矣置之事亦

解

丙子六月卄七作搨在金馬之軒壁虞竹泰松意何
在徒勞請鞫論籍〻天心有主事乞荅一言温潤如
春融豈不感激臣深衷前朝掌令亦有此 英廟當
年嘉節義植我綱常遺後嗣家法相傳真有自

相公来 久在相位吾未知其可也

燕山末年政亂成希顔等密謀廢立時金文景
公壽童為左相成公已與諸人定議徃白金相
于家金公聞言良久荅曰豈有一宰相便来遽

以是爲言哉爾須斷吾頭而去曰伸頸出案成
公惶恐伏地更言曰宗社已危吾輩不得已爲
此謀實是推戴晉城大君爾時 中廟以介弟
居潛邸金公曰若然則我亦當往爾須先去成
公起出金公徐整衣冠辟人而來時靖國諸公
皆以戎服率軍結陣于昌德宮前金公到陣下
馬徑入據上座即召兵曹判書尙曰爾等遣軍
護衛晉城大君第耶答以未及即曰判書須親
率軍人往衛仍入闕廢出燕山泣曰老臣不死
忍見此事然殿下失人心太甚亦復奈何好保

而徃云云遂逝立　中廟其後辞職家居而卒

相公辟除動地来陣門次第皆洞開紗帽犀帶身傾

傾緩步徑擄中台位惟言遣衛晋郎未亦知蒼卒能

辦此不獨端重専稱美噫嗟嗟改玉之後尚可仕恨

不戊午與甲子

　金公早年登第為注書善於其職蔡参判壽時為

承旨愛其端重遂以名其子故蔡判書絡權小

字乃壽童也愚謂燕山戊午甲子之禍士類盡

殲以文景公之賢引退不在其時而乃在靖國

之後君子責備於人寧不為之三嘆也哉